

東京夢

題東京夢六絕

危瀾樓主人

徐福逃秦劇可哀，波濤隱泣到蓬萊。
只今東海浮槎客，爲步雲階捷梯來。

蓬萊競渡着鞭先，碌碌塵囂太可憐。
避世桃源何處是，烟雲無際海無邊。

看桃歸去看櫻花，雙駿輕移七寶車。
芳跡香塵留不住，鐘聲古寺夕陽斜。

一夢黃梁不自持，十年歸去笑狂癡。
風雲氣概消磨盡，甘伏秋齋學唱詩。

牡丹亭畔偶徘徊，異地楚歌徹耳哀。
細譜會真驚艷曲，秋波轉。

題詞

二

句悟禪來。

癡心欲負魯陽戈。滄海曾經奈水河。楚客古今同薄命。秋風木葉洞庭波。

讀東京夢感題六絕

湘葉樓主人

旭日瞳瞳耀海東。水晶樓閣認芙蓉。
秦時五百童男女，描盡青蓮一卷中。

滿地櫻花逐馬蹄。半隨流水半沾泥。
翩翩裙屐桃郎舞，踏遍青山幾萬回。

紅粉當爐笑語譁。樓亭一醉總堪誇。
酒闌日暮笙歌歇，瞬目風雲歲幾華。

大厦將傾半壁斜。攘攘鼠雀任紛拿。
時人不解儂心苦，錯笑飄搖學噪鴉。

秦聲燕曲大羅天。舞袖翩翩我亦憐。
閒來聯袂深櫻立，爭識神

州美少年。

天涯涕淚帳飄零。滄海歸來百鍊身。雄念壯懷今已矣。詩城酒壘閉門深。

目 次

第一回

悲風愁雨蓬萊憶舊遊
綺舞酣歌菊家尋好夢

第二回

學界狂潮執法嚴肅
宦海秘訣趨步文明

第三回

悵興亡櫻叢弔古
徵歌舞桃源問津

第四回

好事難諧咬文嚼字
公論具在觸目驚心

第五回

逞舌鋒詞林妙品
證指環政海餘波

目 次

第六回

綠酒紅燈醉花狂蝶

白山黑水孽海罪航

第七回

殢雨尤雲了願荷花節

冷評熱語託意竹枝詞

舞臺一曲同唱杜鵑歌

影劇八回偶證蓬萊夢

第八回

東京夢

履水著

悲風愁雨蓬萊憶舊遊

第一回

綺舞酣歌菊家尋好夢

湖光如鏡。山色若霞。塔影倒懸。寺鐘初動。西子湖邊。秋景亭上。有一人正憑欄眺望。那晚景暮色。這人既無姓名。又無來歷。自稱爲履水客。因慕西湖勝景。駕一葉扁舟。來遊西湖。愛那秋景亭的風景。就在那秋景亭上。小住幾日。將那西湖的景色。仔細的賞玩一番。正擬明日動身。再赴上海。猶覺戀戀不捨。去遊了天竺山靈隱寺回來。已是日落西山。天近黃昏的時候。總覺得餘興未盡。獨自一人憑欄細玩那西湖的晚景。只見青山擁翠。

綠柳含烟，映著那湖水，越顯得澄清可愛。正看得出神的時候，忽聽得亭後精忠閣上一人高唱道：

狂風驟雨擊天波。中有人兮慷慨歌，拔劍起舞心何壯。海外風電鳴相磨。屈原洞庭泣。秋雨光陰駒隙多蹉跎。邇來世界鼠變虎。意氣相許屬阿何。惟有君山之南南山之阿。真人迭出志嵯峨。孤身遠竄出海表。不向朱門曳綺羅。欲往從之海天濶。身無羽翼可奈何。

履冰客靜著神兒一聽，想道：「這聲音好熟啊！」我倒要去看一看是誰。忙走下亭來，順著小徑兒走過去，剛踏進精忠閣的樓門，只見一個西裝短髮的少年，擎杯獨酌。在那兒望著西湖出神。履冰客看著後影，好像平生第一好友顧叩言的模樣，忙叫了一聲：「叩言兄久違了！」只見那少年回過頭來，大笑道：「原來是履冰君！」忙站起來，握手兒叫添一個坐位，讓履冰客坐。

了。說道。我們東京一別轉眼已是三年。你是甚麼時候來這兒的。履冰客
把幾時來遊。明日就要走的話告訴一番。顧叩言道。你走得何必如是之
急。我實在是東京住得厭煩起來。瞞著朋友。獨自一人來遊西湖。就在這
兒住下。已經數日了。一竟沒有遇著你。今日是一首歌把你招得來的。我
看你儘可不必去上海。離這兒不上三里的路程。縹渺山上。有個所在。叫
作蓬萊山莊。我一個朋友在那兒讀書養靜。構造得甚是清幽可愛。我們
何不到那兒盤桓幾日。你可作個同伴。履冰客本是四海爲家。隨地而
安的人。就登時答應了。正說著。顧叩言推開窗門兒一看。只見月隱東山
雲起天際。說道。這天好像要落雨似的。不一會果然落起一陣微雨來。雨
聲簷簷。雲烟沉沉。湖心裏叮叮噹噹。如鐵馬兒響聲一般。又是一番淒涼
景象。顧叩言道。履冰。你我就在此作個長夜之談罷。履冰客點頭應允。於

是重整酒肴。添杯再酌，批評了一會兒西湖的山水，談了一會兒別後的景況，又把當年在東京時的舊話提起來，不免傷感了一會。顧叩言又說些近日東京的腐敗情形，風流罪狀。履冰客微帶了酒意，嘆道：人生真如夢幻一般，何日纔得解脫？此軀壳呢！顧叩言高吟陶詩道：人生無根蒂，飄如陌上塵。分散逐風轉，此已非常身。落地爲兄弟，何必骨肉親。得歡當作樂，斗酒聚比隣。盛年不重來，一日難再晨。及時當勉勵，歲月不待人。履冰客興致勃勃，叫拿過筆墨來，立成一首五古道：

客自蓬萊歸，爲話蓬萊事。蓬萊白雲鄉，化作塵囂地。弱水三千里，海濶天無際。昔事如泡影，何處覓根蒂。逝者長已矣，風雨徒相憶。嗟我落魄久，琴劍隨身侍。琴乏同心知，劍少佞頭試。擲劍與焚琴，覓歌舞舞外人。生幾何時筆底光芒在。

顧叩言道。人生離合。自有定時。世上沒有百年不散的筵席。興不可盡。我們睡罷。說畢。二人和衣睡下。時夜已三更。雨聲更厲。聽著雨聲。都漸入黑甜鄉去了。履水客就寢之後。恍惚在東京時一般。當日經過的事情。歷歷在目。睜開眼時。已是赤日高懸。連忙起來梳洗。顧叩言早已把行李收拾妥當。履水客走回秋景亭。趕緊的收拾行李。顧了兩匹馬。叫人肩了行李。竟向縹渺山進發。不上兩點鐘工夫。早到蓬萊山莊。只見山奇而秀。水遠而清。桃李羅列。楊柳成陰。好一個清幽所在。二人下了馬。走去叩門。履水客檻頭一望。見上懸一塊大匾。寫了蓬萊山莊四個隸字。筆法甚是蒼古。履水客贊歎了幾聲。只聽得呀的一聲。門開處。走了一個書童來說道。來的不是顧相公嗎。我主人已經是昨日往峩眉山訪友去了。臨走時吩咐道。顧相公來時。請他住下。就是今日果然就來了。說畢。讓一人進內。走進

門去。便是一個小小庭園，羅列著許多奇山怪石。庭中橫庭一口大池，過了石橋，方是大廳。廳上懸著一塊匾，匾上寫道：

扶桑在望

兩邊的對聯是

山中多花使

人境有桃源

走上廳去。見廳中陳列得甚是蒼古。書童領著二人穿過廳後的小徑，到花園中一間樓上住下。從此二人就住在這蓬萊山莊了。清風和暖之日，就出外遊山玩水。夜深方歸。風雨簫條之夜，履冰客就將當年在東京時所見所聞的事記來，當個消遣的法兒。費了幾個月工夫，竟成了一部小小冊子。書成之後，二人携著書，不知又到何處雲遊去了。這部書不知

何年何月何日。忽然走出紅塵中來。從此文字界裡又添一段因緣。風月場中。重增幾回惆悵。詩曰。

野史無傳事渺茫。蓬萊白浪擊天寒。
滿目塵囂誰解比。不堪辛楚話扶桑。

話說日本東京神田區內。有家商店。名叫菊家商店。賣的是香胰肥皂等零星物件。商店裡有個女兒。名叫房江。年方十七歲。出落得一表人才。每天打扮得美人兒一般。坐在店頭勾引那些遊人浪子。從這個上頭博點兒微利。當初問津的還少。誰知一傳十。十傳百。闢得東京滿城的人都爭著來看。真是滿門車馬。士女如雲的景象。在東京留學的印度馬尼刺人。都要去極力報効。中國的留學生。是更不消說了。就是委了差遣去東調查遊歷的官員。其中不少愛風流的人物。也要請留學生當個通事。撞入。

桃源嘗嘗蓬萊仙子的滋味。紅粉競投纏頭爭擲。這冤枉錢也不知積著多少了。不意否來運去。樂極悲生。東京的報紙大說的閒話來。將房江的相片映在報上。平日的污穢歷史和盤托出。一時那些相好都不肯上門。房江也就匿影藏形。不敢出頭露面。誰知等那文字風潮一息。又倚門賣笑。依然故態了。那時東京有個閒著無事的人。做出古風一篇。專詠其事。題曰菊家歌曰。

蓬萊仙境日出鄉。菊家有女名阿房。麗質豔姿羞謝女。清芬媚態妬秋娘。時樣粧成倚門立。蜂爲留戀蝶爲狂。舉國趨之如蟻附。一見顏色有餘香。何來嶺南富豪客。千金買將鮮花折。花已摧折柳已殘。自是春風無虛日。中土東都爭喧傳。南蠻北狄羣拱服。新聞記事太薄情。紙上畫攔懸寫眞。風流罪孽盡情寫。爲題芳字妖美人。一時舊交皆絕迹。深匿

繡闌掩面泣。待得文字風波平。依然盛裝對鏡立。天生如此貌傾城。何事須作賣笑生。如花美質終自棄。似水流年不再春。趁此春光早爲計。
爲君三復琵琶行。

這首歌兒一傳。問津的更少。門前越覺得冷落起來。那時候就是一人與房江舊緣不斷。任外邊怎麼樣的議論批評。置若罔聞。大有流連忘返的意思。這人不是別個。就是公使館的參贊。留學生監督。姓汪。名過明。本是浙江人氏。生長在廣東。家中狠有幾文。捐了一個候補道。到日本做了個頭等參贊。公使因看見他辦事精明。又加派了留學生監督的差使。說得一口好日本話。和日本人的交涉上也甚來得。公事之暇。不免尋花問柳。或是去赤坂紅葉館內。叫幾個妓女彈唱取樂一回。或是去神樂坂鳳樂園。依樣葫蘆的鬧一番。那一天忽然不自在起來。甚麼事兒。都覺得無可。

消遣。去赤坂也不高興。去神樂坂也意趣漠然。有個親隨叫個馬阿二。是江蘇上海人。甚是乖巧伶俐。竟窺著汪過明的心事。就對著汪過明一派的花言巧語。說得房江臉蛋兒怎麼的纓緝。性格兒怎麼樣的溫和。汪過明聽著心花大開。魂靈兒早飛在九霄雲外去了。那夜就用了通天的手段。將房江籠絡起來。從此朝朝尤雲。夜夜殢雨。芙蓉帳裏過生活了。一日正是禮拜。各學堂都停課放假。汪過明因夜間勞頓。起來太遲。說聲道不好。趕忙的從房江處坐著車回來。剛踏進公使館辦事房的門兒。大家都起身道。過翁起得好早啊。真是應著春霄苦短日高起這句詩了。現在有要緊的事等著你商量呢。汪過明笑道。那兒的話。昨天晚上因偶感了一點兒風寒。用了點兒藥。蒙著頭兒一睡。不覺就起遲了。話未說完。只聽得應接室內。一片聲大嚷大罵道。豈有此理。我們七點鐘等起。等到十一點。